

以譴責並批評匪共對智利前總統阿萊德之遇害一事，保持沉默。此點亦足以證明：一者匪共正與蘇聯表演對台戲，利用此一大好時機向智大事阿諛，表示好感姿態，企圖智利擺脫蘇聯後轉而投入匪共的懷抱，演出對蘇「你走我留」，棋高一着的挑釁手法。再者先我中華民國承認智利新政權，是「我來你不來」，作為繼續其對拉丁美洲爾後發展有利於匪共擴張影響力的措施。由此復足可瞭解匪共在國際舞台上不失時機地，隨風轉舵所玩弄魔術般的一貫統戰把戲。

蔣院長最近在立法院施政報告中亦曾指示過：『自由與奴役，民主與極權，在本質上原是絕對對立、無法調和的兩個制度，任何共黨政權，都是採取暴力路線，騎在人民頭上，靠恐怖、脅迫、壓榨等虐政來維持生存，所以期望共產黨徒改變本質的任何想法，都是緣木求魚，想與共黨「和平共存」，祇是任由世界「一半自由，一半奴役」的局面長久存在！』

貝隆東山再起與阿根廷政局

王建勛

壹 康波拉總統的辭職

自一九六六年軍事政變以來，阿根廷一直在軍事統治之下。一九七二年九月，拉努西（Augustin Lanusse）為要選政於民，乃宣佈於一九七三年三月舉行大選。在大選前，軍方准許流亡在馬德里的貝隆（Juan Domingo Peron）回國談判。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六日，他首途自西班牙返國，因為他回國的時間已超出軍方所限定的期限，因而不能參加總統競選，不得已祇好指定他的信徒康波拉（Hector Compara）代表他參加競選。然而軍方仍恐貝隆製造事端，不准其留在國內。於是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四日貝隆離國重返西班牙，之後，阿根廷即進入大選熱潮。

九月廿三日的大選是在三軍首長簽署協議，保證依照憲法程序，各政黨自由參加競選情況下進行的。選舉結果，貝隆派的「正義黨自由陣線」（

又提示：『赤化世界與奴役人類，是共產集團不會放棄的目標，儘管所採路線或手段如何變化，甚至看來其內部出現了激烈的鬥爭衝突，但它這最終目標和野心，絕無改變的可能。因而自由世界決不可有任何虛無漂渺的種種想法和做法，如果把世界的安全和平架構在敵人的相互制衡之上，其後果的危險，必將無法估計。』

為了有效對抗共黨赤化運動的擴張，自由世界亟應積極提高警覺，加強內部的團結，使共黨「聯左」，「拉中」，「打右」，「爭取多數」，「孤立少數」，「分區分段」，逐次「各個擊破」的鬥爭策略，無所施其技。

鞏固領導中心，使共黨造謠中傷，破壞當地政府及領袖的威信，進而瓦解反共陣營的毒謀詭計，無由得逞，也正是亞、非、拉丁美洲自由地區所最應自我警惕的。

Frent Justicialista de Liberacion) 不僅康波拉當選總統，並且還囊括了參議院六十九席的四十三席、眾議院二四三席中的一四五席，以及二十三位省長中的二十個職位。可謂全面勝利。

康波拉當選總統之後，首先提出「國家重建」的五點計劃，其內容是：1. 遵守憲法。2. 達成阿根廷文化、政治以及經濟的獨立。3. 建立以工人及工人組織為基礎的社會。4. 維持阿根廷所有政黨自由參加選舉的協議。5. 接受軍方在憲法程序下對國家重建的貢獻①。五月廿三日拉努西政府結束執政，五月廿五日康波拉正式就職。康波拉一上台，他即推行了幾個重要的政策：在政治方面，他改變軍事統治時期的鎮壓，而維護民主自由的體制，主張大赦政治犯。大赦案於五月廿七日經由國會通過，他即下令釋放了三百七十一名政治犯及五十八名曾因顛覆罪嫌而被捕的共黨份子。在經濟方面，他首先採取了限價，並聲明加薪、整頓稅收、開發農業潛力、調整利率，以及貫徹

「貝隆主義」的國家經濟政策；對外國資本嚴加限制。在外交方面，他要與包括共黨在內的所有國家建立外交關係。因此，五月廿八日阿根廷即與古巴、北韓、北越以及東德建立了外交關係。

但是康波拉却面臨兩個無法解決的難題：一是共黨極左派的暴亂，二是經濟危機。

1. 經濟危機：阿根廷的經濟仍是以農牧業為主，肉類、小麥產量極豐，佔出口總額的百分之九十。惟近年來，農牧產品國際市場價格不穩，阿根廷貿易赤字不斷增加，並且在積極發展鋼鐵、機械、化學等工業及不斷擴充軍備所需大量外匯，更使國家財政支絀。因而，外匯準備劇減，通貨繼續膨脹，一九七一年，通貨膨脹率已達百分之六十七點三。一九七二年阿根廷貿易赤字又增加了七千二百萬美元。通貨膨脹亦逐漸惡化，一九七二年的通貨膨脹率已達百分之八十，至一九七三年前四個月，又增加了百分之廿七。此外還有卅億美元的外債，更是一個難以解除的重壓。因此，在通貨無止境膨脹之下不但相對的使工資降低，並且亦產生了極嚴重的失業問題；當前阿根廷二千三百萬人口中，就有一百五十萬人在失業。而貝隆派所表露出國有化的意圖，更對美國石油公司、福特汽車廠及銀行等產生極大威脅，因而大量外資外流，對阿根廷的經濟造成更大災難。顯然的，康波拉不能在重大決策上扭轉經濟惡化的情勢。

2. 極左派的暴亂：在阿根廷原有兩個暴力組織；一個是貝隆派激進份子所組成的「蒙特尼羅斯」(Montoneros)，一個是共黨「托派」的「人民革命軍」(Ejército Revolucionario del Pueblo)。從一九六六年軍事政變以後，兩派擴大暴亂，經常在城市中製造恐怖，如放置炸彈、暗殺和搶劫等。一九七〇年阿根廷飛阿特(Fiat)汽車公司總經理薩拉斯特(Salustro)及第二軍軍長卡爾羅斯(Juan Carlos Sanchez)被槍殺，均曾轟動一時。當拉努西宣佈阿根廷恢復民主以後，恐怖事件更是層出不窮。貝隆返國以後，曾要求「貝隆主義」激進份子放棄暴力，誠然，隨着貝隆的指示，貝隆派的激進份子已停止使用暴力。但是左翼的「人民革命軍」却認為軍事統治與恢復民主均是「人民革命」的阻力，因而恐怖活動更變本加厲；在大選前夕，「人民革命軍」的游擊隊曾槍殺六名警察、多次襲擊警署，以及無數次的炸彈事件。至大選後，左翼游擊隊企圖阻礙貝隆信徒康波拉組織文人政府，

乃又擴大城市中的恐怖行動。在幾個星期裏，一名歸化阿根廷的美國人及一名剛退休的海軍將領阿里曼(Francisco Aleman)被綁架，接着阿根廷陸軍情報局長伊列巴倫上校(Hector Alberto Figarren)抗拒綁架時被殺。康波拉就職以後已有一百卅個外國及阿根廷人士被綁架。而佔領電台、醫院、教育設施以及襲擊監獄更是層出不窮，左派份子的示威亦時常引起與警察的流血衝突。為了安全，康波拉經常以直昇機代替他的座車到總統府辦公。雖然康波拉向全國廣播，要求停止暴力，並與左翼「人民革命軍」的頭目進行談判，但是左翼「人民革命軍」堅持要「貝隆主義」政府與軍方繼續戰鬥，並徹底排除外國資本為條件，而亦無何結果。

當軍方聲明康波拉當選總統以後，四月廿六日，康波拉曾往西班牙向貝隆請示。及至經濟危機與社會動亂，顯然康波拉已無法控制情勢。終於在貝隆派工會及「貝隆主義」派重要份子壓力之下，康波拉與副總統蘇拉諾(Vicente Solano Lima)向國會提出了辭職。然後康波拉於六月十五日再度前往馬德里與貝隆會晤，要請貝隆返國出任總統的職務②。

貳 一年中的第二次大選

這次康波拉到達馬德里的時候，西班牙元首佛朗哥、內閣總理及全體閣員均在機場迎接，並且在六月十六日還為康波拉舉行了一次盛大的國宴，但未邀請貝隆參加。據說感到冷落的貝隆曾在六月十七日與康波拉發生了不愉快的事情③。

雖然在三月間大選時，貝隆派競選的口號是「康波拉主持政府，貝隆掌握權力」，但貝隆畢竟不是一個當權的總統。具有複雜性格的貝隆已感覺到人間冷峻的滋味。六月廿日，流亡西班牙十八年、七十七歲的貝隆由康波拉及其第三任妻子伊沙貝(Maria Estela Isakel Martinez)陪同返國。為了準備歡迎貝隆，「貝隆主義」的工會組織(Peronista Trade Union Federation)(CGT)曾發動停止工作四十八小時。並且來自於全國各地的貝隆派份子兩百餘萬人，齊集首都布宜諾斯艾里斯的伊塞薩國際機場(Ezeiza)。貝隆返抵國門，正計劃接受一次凱旋的歡迎，却由於左翼「人民革命軍」與貝隆派「蒙特尼羅斯」激進份子所突發的槍戰，而告落空。由於這場槍戰所造成的大混亂，有卅四人死亡，三百四十二人受傷。而貝隆所乘的飛機為

避免再激發新的衝突，乃臨時轉往另一個軍用機場。

一九六四年曾拒絕貝隆回國的軍人及本年一月曾不贊同貝隆東山再起的軍事將領，對於這次貝隆競選總統已不表示反對。原因是他們認為康波拉無力維持國家的團結及推行經濟計劃，因而希望貝隆成爲實際的元首。而貝隆返國後的第二天向全國發表演說，他表示要結束阿根廷長久以來的政治不安，並建立一個負責而有效率的政府。康波拉亦同時聲明他的辭職是經過與「正義黨」當局、工會領袖以及政黨首要的商談。他表示他出任僅一個半月的總統即告辭職，並不是出於任何方面的壓力，而是爲了給貝隆競選總統鋪路。因此，到了七月十三日，國會終於接受了康波拉的辭職，並決定大選在四十天內舉行。隨之康波拉與副總統蘇拉諾自七月十四日起同時去職，內閣解散，總統一職在新總統未選出前，暫由衆院議長拉斯泰里（Raul Lastiri）代理。

貝隆競選已成定局，但是副總統人選還有爭論。康波拉曾建議提名「急進黨激進派」(Union Civique Radical del Pueblo)的領袖巴爾賓(Ricardo Bahin)爲副總統候選人。現年六十九歲的巴爾賓，一九五二年曾與貝隆競選總統，一九五八年與急進黨保守派(Federacion del Pueblo)佛朗地茲(Arturo Frondizi)競選總統，一九七三年又與康波拉競選總統，但均告失敗。近年來，急進黨激進派與貝隆派在國會中已多能合作，這亦是康波拉要使貝隆派與巴爾賓聯合執政的原因。而巴爾賓競選總統已遭多次失敗，此次面臨貝隆的東山再起，更缺乏信心，因而他亦很希望能成爲貝隆的副總統候選人。他爲了等待貝隆的邀請，把預定七月底召開的急進黨大會延期。

八月四日貝隆派「正義黨」召開大會，會中一致推舉貝隆爲總統候選人。但是副總統人選却引起了激烈的爭論。當時由於「阿根廷勞工聯合總會」秘書長魯西(José Rucici)和一些「正義黨」領袖人物均熱烈支持貝隆第三任妻子伊沙貝競選副總統。當正義黨提名貝隆及伊沙貝爲正副總統候選人已定，延至於八月十一日召開的急進黨大會始提名巴爾賓爲總統候選人④。

在選舉前夕，貝隆曾對全國發表電視演說，除此並未發動其他競選活動。在大選前民意測驗即顯示貝隆可獲得百分之六十至六十五的選票，果然九月廿三日的大選，貝隆獲得壓倒性的勝利。此次阿根廷大選結果，在一千四百三十餘萬選民中有一千二百二十萬人參加了投票，投票率幾達百分之九十

。貝隆獲選票百分之六十二；巴爾賓獲百分之二十四點五；「急進黨」保守派的曼瑞格(Francisco Manrique)獲百分之十二；左派「社會主義勞工黨」的柯萊(Juan Carlos Corral)僅獲百分之一點五的選票。此次貝隆派的「正義黨」比今年三月大選時獲票率爲高(康波拉獲9.2%選票)，其所超出的選票大部份是來自於左翼羣衆的支持，尤其是阿根廷正統派共黨，曾公開聲言支持貝隆競選總統⑤。

貝隆是義大利後裔。他出生於一九〇五年十月八日，在距離首都一百公里的羅保斯(Lobos)地方。他很小就參加了軍隊；十五歲時進入軍事學校，三年後他即成爲一個起碼的軍官。但是他在軍中搖搖直上；一九三七年，他出任奧鐵茲(Robert M. Irtiz)政府的勞工部長。因爲他與勞工羣衆建立了深厚的關係，而奠定了他未來的政治基礎。一九四三年，貝隆聯合一批軍官發動政變，而推翻了卡斯狄羅(Ramón S. Castillo)政府。一九四六年軍方組織大選，貝隆當選爲總統，一直到一九五五年被另一次軍事政變推翻爲止。

貝隆是一個極端「國家主義」者。在其執政期間，正當阿根廷外資不斷增加，因而使貝隆的「國家主義」成爲解決社會問題與保護國家主權的唯一力量。貝隆把「社會改革」、「經濟獨立」與「政治自主」等，表徵爲正義(Justicialism)，所以經由「貝隆主義」所形成的政黨即稱「正義黨」。但是從貝隆執政開始，「貝隆主義」並沒有使阿根廷的經濟更爲繁榮，相反的在其強調國有化政策下，生產衰退，輸出減少，外匯枯竭，幾乎把阿根廷帶到破產邊緣。尤其是在一九五二年，阿根廷「中產階級」對貝隆羣起反對，而貝隆則以「鐵腕政策」使阿成爲「警察國家」，結果在一九五五年十一月激起軍事政變，把貝隆政權推翻。

貝隆被逐出國，仍企圖東山再起，所以貝隆在流亡期間，坐鎮西班牙指揮國內的「貝隆主義」份子，時常興風作浪，造成阿根廷的政治動盪不安。一九六四年間貝隆企圖返國受到軍方的阻止，一九七二年十一月貝隆雖暫時獲准返抵國門，但競選總統的意圖又因軍方的阻撓而未得逞。所以從一九五五年以來，「貝隆主義」經常是受着軍方的壓制。

與貝隆同時當選的副總統伊沙貝是出生於一九三一年二月四日，離首都宣布諾斯艾利斯西北一千多里的里奧加省(La Rioja)。她只受過小學教育

。一九三八年其父故世，而後移居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學習鋼琴，並且她對芭蕾舞亦感興趣，曾在國內外旅行表演，頗有名聲。一九五六年她在巴拿馬表演時，碰上流亡中的貝隆，自此，她便作了貝隆的伴侶和秘書，一直到一九六一年才在西班牙正式與貝隆結婚。她雖然不及貝隆第二任妻子夏娃之能言善道、活力充沛，但是在貝隆流亡期間，她亦曾按照貝隆的指示，於一九六五年十月及一九七一年底兩次回到阿根廷與貝隆主義份子聯繫。她這次與乃夫搭擋競選，毫無疑問的必然獲勝，但一般反應認為，貝隆健康不佳，毫無政治經驗的伊沙貝可能無法擔負總統繼承人的責任。

叁 貝隆東山再起與阿國政局

很明顯的，貝隆東山再起是阿根廷大多數人民所殷切期望的；，原因是他們經過長久的政治動盪不安，都希望貝隆能成爲一個國家團結的象徵。但是貝隆當選總統僅一天，他的親信、得力助手、阿根廷「全國勞工聯合總會」的秘書長魯西即被左翼暴徒槍殺死亡。因此引起的全國大罷工，曾使阿根廷陷於癱瘓。此外，左翼暴徒不斷槍殺警察，繼續爆炸建築物，社會仍是不安。而貝隆派的青年份子亦認爲康波拉辭職使貝隆當選總統，等於是貝隆派內部的「右翼政變」，而開始反對貝隆出任總統。貝隆面對一個新的政治浪潮與左翼暴徒的挑戰；他一方面以鐵腕壓制左翼暴徒，使臨時總統宣佈共黨游擊隊爲非法；另一方面，他呼籲「正義黨」內的青年份子不要受到左翼暴徒的影響而誤入歧途。這些都顯示貝隆在國家團結的目標上仍有相當的困難。

貝隆雖然極力壓制左翼游擊隊份子，但是貝隆爲使國內左、右兩派統一，其今後的「貝隆主義」與以往的「貝隆主義」將會有些不同的表現。例如以前的「貝隆主義」是「民族主義」與「國社主義」的混合體，而今「貝隆主義」除了「民族主義」之外，還隱約的包含有「社會主義」的意味。貝隆以一種「模糊的概念」來適應國內左右兩派的需要，正如同智利的阿萊德利用「人民統一陣線」來獲取選民的支持一樣。貝隆在這方面的成就，最明顯的是在大選中已受到傳統派共黨的支持。但是貝隆今後所面臨的局面：如果貝隆不對左派讓步，阿根廷的社會將會長期陷於混亂不安；如果貝隆過份左傾，則必然引起右派軍人的不滿，很容易步上智利阿萊德的後塵。

事實上，在外交政策方面，阿根廷早已左傾。在康波拉總統短暫的執政

期間，他爲了關係着整個國家經濟的農產品輸出，開拓新的國際市場，而擴大與共黨國家的貿易關係。他加緊與毛共及東歐國家的貿易談判，並利用與古巴恢復邦交，以二億美元的援助簽訂阿、古經濟合作協定，以引誘其他共黨國家對阿根廷經濟合作的熱衷。貝隆在康波拉競選總統的時候，亦曾聲言訪問中國大陸，以及讚揚智利與秘魯是一個真正代表人民的政府，顯示貝隆有意要結合所有「民族主義」及「社會主義」者，來擴大拉丁美洲的反美風潮。雖然智利阿萊德政府已告垮台，以南美洲國家關係而言，當前親美的巴西取代美國的任務，積極協助烏拉圭、巴拉圭、玻利維亞以及厄瓜多爾的經濟開發，已經與阿根廷的利益發生直接衝突。因而今後阿根廷更會走向與巴西相反的道路。就如本年九月三日在委內瑞拉首都卡拉卡斯（Caracas）所召開的拉丁美洲軍事首長會議，阿根廷的軍事代表卡拉貢（Caragno）將軍即曾提議南美國家應一致拒絕美國的軍事援助，但是却遭到以巴西爲首的強烈反對^⑥。而貝隆以前的狂熱反美，以及標榜「大阿根廷主義」，曾使內外關係受到很大沖擊。而今貝隆的基本理論，仍是要在拉丁美洲建立均勢，以其國家重建來擴張軍事力量，俾可增加阿根廷在外交攻勢中的地位。

康波拉總統辭職，衆議院議長拉斯泰里代理總統暫短期間內，阿根廷國會竟通過了限制外資及國有化法案。美國在智利的外交官員柯瑞柏（Max Krebs）曾要請阿根廷政府注意美國資本對阿根廷經濟發展的利益，但是却引起了阿根廷國會及工會的反感，譴責干預阿國的內政^⑦。九月十二日貝隆已正式就任總統，而今最重要的是貝隆必須要在外資及國有化問題上表明他的態度。至於貝隆究竟採取什麼政策？將是決定阿根廷未來政局以及對美國關係的主要關鍵。

註⑥—12 Aug. 1973, Kees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註⑦同（註①）

註⑧同（註①）

註④7, 16, Aug. 1973, Le Monde.

註⑤合衆國際社布宜諾斯艾利斯八月十九日電。

註⑥OCT. 1973, Le Monde Diplomatique. L'Argentine, Prochaine cible de la Contre-Révolution?

註④4, Aug. 1973, Le Monde. (一九七三年十月廿三日脫稿)